

## 一次喜悅又使人深省的聚會

嚴小莉 中四勤

入夜，天空懸一彎上弦月。

我們家習慣了過年去母輩那兒慶祝，於是我們去到那「天府之國」，臨近新年的月夜，浩渺，溟蒙。

此刻，過年的氣氛似乎已醞釀。不遠處，偶爾還有煙花升上夜空，綻放出斑斕璀璨的奇葩，旋即又化為隕落的光斑，融入蒼茫的夜色。

也就彈指間啊，時光的匆匆腳步便邁入臘二十九了！這令我想起小時候的除夕夜，溫著那份祥和與溫暖的時光。

為了年三十的那頓團年飯，父母和姥姥姥爷總是提前幾天就在做準備了。先是父親與母親到集市購買雞鴨魚肉、菜蔬和作料。到了臘月二十九日，煮、炸、蒸、燉的菜餚都已備好，剩下的便是團年飯前現做的拌菜和炒菜了。姥姥做吃的很在行，無論是刀工還是菜餚的色味，家人和親戚都一致稱道。

我閒不住，也想湊熱鬧，便一同去集市，和舅舅一起買煙花。一路上，總能不時地聽到小販的叫賣聲和人們的叫喊聲，整個小鎮都充滿了過年的喜慶。買罷，就高高興興地回家了。收拾好東西，我們就開始貼春聯了。寫春聯是過年的重頭戲，全家上下都會來參與。大大的整張紅紙，須根據需要用刀裁成大大小小的條幅備用，再備好墨汁和毛筆，請上一個文化人來寫就成了。紅紙、墨汁、毛筆這些都好準備，能寫春聯的人卻很稀罕。我家慣常是爸爸和姥爺來寫，寫什麼，怎樣寫，全由他們了。姥姥和媽媽舅舅尚算勉強，我就是他們的小書僮，侍奉左右。我根據他們的需要，疊紙啦，裁紙啦，忙前忙後地拿東西啦，不差遣我的時候，我就歪著腦袋看他寫字。只見姥爺端起毛筆，蘸上墨汁，再在盛墨汁的小碟邊沿輕輕順下筆尖。理順毛筆尖的他右手執筆，左手撫

紙，略一思索，便唰唰連寫起來，他的字並不端端正正，筆劃之間總是粘連，於是連成一氣，龍飛鳳舞，姨紅豔豔的紙上綴著黑墨墨的字，紅黑分明，煞是惹眼。

爸爸看到我歪七扭八的字，便笑道：「寫得很有風格，像雞爪子一樣！」然後我又被大家挖苦一番。爸爸會寫些「天增歲月人增壽，春滿乾坤福滿門」「勤勞門第春光好，和睦人家幸福多」之類的春聯，也有時寫得美一點，譬如「梅開春爛漫，竹報歲平安」「冬去山明水秀，春來鳥語花香」。寫到我和弟弟的房間，則會寫些「勤奮好學爭一流，健康成長保平安」，這大抵是他自編的，也有時，會寫得雅致一點，「梨花院落溶溶月，柳絮池塘淡淡風」，我那時覺得這兩句寫得特別美，長大後才知道原來是晏殊的詩。若是給姥姥姥爺寫，則寫「福如東海，壽比南山」，也會寫「山清水秀風光好，人壽年豐喜事多」。春聯寫得好，左鄰右舍也都備了紅紙請他們寫，他們也不推辭，有求必應。在寫春聯的時刻，我真正感受到淳樸的農人對知識的尊重，感受到了一個文化人的驕傲。所以，那時我便隱隱約約知道，一個人，是要讀書的。

到了傍晚，我家中總有一大群和我歲數差不多的「討債」人，每人一盞燈籠，站在院子裡不肯去。院子裡滿滿的都是燈籠和債主。母親走進走出，料理年夜飯，只當作不曾看見這一群人。到了近半夜，快要「封門」了，我母親才走出去，給每一家「債戶」發一點兒錢。只聽一聲聲「阿姨，新年快樂，萬事如意啊！」，這一群「討債鬼」才一個一個提著燈籠走出去。當然，我和弟弟才是最大的那個。入夜，全家幾天功夫就為了這一刻。除夕夜的團圓飯。除夕之夜，我們全家圍著一張大圓桌坐。鄰居家的一對老人，兒子外出打工便不會來過年了。因為從小是鄰居，老一輩也讓他們來一起吃。蛋包肉，芋兒雞，粉蒸排骨，打鹵麵，吃上一口，讓人感到捨不得吞下去。桌上那瓶鮮橙汁，緊緊地吸引著我的雙眼。我叫爸爸給我倒上一杯，爸爸卻給我出了個「難題」——「你用四個字說出菜名，就給你倒。」我搶先答道：「這個叫年年有餘，那個是紅紅火火.....」說罷，就舉起杯子，祝各位：「豬豬平安！」我話還說完，大家都笑了。呼聲、話語聲、碰杯聲、歡笑聲..... 聲聲悅耳，聲聲動聽，組成了一曲美妙的交響樂，在除夕的夜空中蕩漾著，許久，許久.....

鄰居家老伯也很開心，吃完飯，便走出門到大院看煙花。聽到煙花聲，我也跟了出去。他仰起頭，眼睛像入了迷，一個絢麗的大煙花散開，旁邊的幾個小煙花相繼綻放，過了幾秒，小煙花消散，大煙花留了幾秒，也散了。「養了十多年，老了卻也看不到幾次。」老伯說道。媽媽和老伯的兒子在小的時候也一起玩，她曾說過：那時老伯兒子便抱怨父親總是早出晚歸，一年見不來了幾次，現在卻也無奈如此，身不由己啊。」浮華褪盡，人比煙花寂寞。「長大了，要多陪陪家人，別讓他們傷心。」我呆了一下，也只是點點頭，回了「嗯……」

隨著炮仗升天，碰的一聲，煙花又開了。現在才明白個中深意。

鄉心一片歌酒中，

別後依舊各西東。

他日共看一輪月，

雲山相隔又幾重。

人生難以預料，誰也不能未卜先知。聚會不易，應當珍惜，珍惜與家人血濃於水的情感和零距離的交流，盡享生命中的愜意。其實相聚不在乎聚之所在，而在乎誰與共，別離易，相聚難。一家人聚在一起平平淡淡，已經是幸福。